

人民文学出版社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海克·霍尔拜恩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外公的13号古宅



这真是一座被诅咒的城堡!

当代欧美畅销儿

外公的13号古宅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海克·霍尔拜恩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SCBTS/11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 - 2005 - 2486

Wolfgang Hohlbein, Heike Hohlbein

DREIZEHN

Copyright © 1995, 2001 by Verlag Carl Ueberreuter, Vienna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公的 13 号古宅 / (德) 霍尔拜恩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7

(当代欧美畅销儿童小说)

ISBN 7 - 02 - 005243 - 6

I. 外… II. ①霍…②王…③沈…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德国 - 现代 IV. I516.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2416 号

责任编辑: 王瑞琴

责任校对: 刘光然

责任印制: 王景林

外公的 13 号古宅

Wai Gong De Shi San Hao Gu Zhai

(德) 霍尔拜恩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 100705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420 千字 开本 71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25 插页 2

2005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7 - 02 - 005243 - 6

定价 30.00 元

引 子

捉鼠人把孩子们带到哪儿去了？

《哈莫城的捉鼠人》是德国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

说的是公元1284年，德国北部威悉河畔的哈莫小城连年遭受鼠害，痛苦不堪，民不聊生。于是，市政当局张榜悬赏治鼠人。一名身穿五色彩衣的年轻人前来应征，说自己是捉鼠人。经过谈判，双方达成协议，只要能够解除鼠患，捉鼠人将获重额奖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年轻人从怀里掏出一支短笛，放在嘴边吹了起来，一阵悠扬的旋律响遍四空。这时，奇迹发生了，无数老鼠从所有的房子里奔出来，集聚在年轻人的周围。年轻人转过身去，边吹笛子边向东城门走去，所有的老鼠也都像着了魔一样，排着长队跟在后面。捉鼠人走到威悉河边，脱掉彩衣，踏入河水，老鼠也都跟随下水，尽数淹死在威悉河中。

哈莫城鼠患绝迹，恢复了平静安定的生活。但是，当地市政当局却违背自己的承诺，拒绝支付捉鼠人应得的报酬，甚至对他进行讥讽和嘲笑。捉鼠人一气之下离开了哈莫城。同年6月26日，清晨七点钟，捉鼠人再次出现，但却身穿猎装，头戴红帽，满脸怒气，他又从怀里掏出短笛，放在嘴边吹了起来。笛声响彻大街小巷，奇迹再次发生，但这次从房子里奔跑出来的却不是老鼠，而是全城四岁以上的男孩和女孩。捉鼠人带着围在他身边的一百三十名儿童，再次走出东门，消失得无影无踪。

捉鼠人以此严厉惩罚了哈莫人的无信。这一天也就成了哈莫的耻辱日，载入了地方志。捉鼠人带着孩子们走出的东门，从此不许歌舞娱乐，甚至婚礼队伍行至此处，也必须偃旗息鼓，直至今日。孩子们消失的城外土丘上，留有一方十字型石碑，以志警示。

从此，捉鼠人再也没有现身，孩子们再也没有回来，也无人知道他们到底去了什么地方。然而，谁又能想到，七百年后的今天……



第一章

坐在第十三排座位的陌生人，正好在五分钟后搭救了女孩丝汀的性命。丝汀在此时此刻当然还无法预料。同样无法预料的，还有将要发生的其他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它们在此时此刻就要开始，并将使丝汀今后的生活变得天翻地覆，不可收拾。

她即使预料到了这些，也无法去改变！

她凝视着单独坐在前排的那个奇异的陌生人已经有好一段时间，他的身上散发着一股神秘而恐怖的气息。

丝汀还记得在机场售票处前一位妇女抱怨她和她的两个孩子买不到这班机票，只好再等四个小时才能乘下一次航班的情景。机票如此短缺，可那个神秘人身边的两个座位以及中间过道另一边的两个座位却仍然是空的。丝汀想，或许是机场售票处弄错了，或许是前排那个男人把这五张机票全部买下了，以便能够单独占据整排的座位。但两种可能性都好像不太现实。

这还不是一切。一刻钟以前，空姐送来了午餐，现正在收拾用过的餐具，最前面，另外两名空姐正在一辆小推车上放置香烟、酒类、香水等免税商品，立即就会过来出售。但她们经过十三排时，却根本不理睬那个男人，好像只有丝汀一个人能够看得到那个男人的存在。

说看到，似乎也不太准确。尽管那个男人就坐在她的前面，她一伸胳膊就可能碰到他，但她却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他坐在那里，大部分时间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外，或者像其他乘客那样凝视着空中，等待时间的流逝。丝汀看这个人的时候，可以记住他的身影，但只要看一眼别处或回一下头，她立即就会忘记这个人的模样。她甚至说不出来，他到底是年轻还是年老，漂亮还是丑陋，

善还是恶。她当然知道，这是很荒唐的，但在此时此刻想让她描述一下这个人，她确实不能够。他好像是一个影子，只有直接看他时，才能记得他的样子。

更让人感到奇怪的是——丝汀并不感到意外——那个人竟然是坐在第十三排！

丝汀闭上了眼睛，靠在飞机舒适的座椅上。其实，又何必为那个人操心呢？她有生以来从未见过他，等飞机降落，大家都下了飞机各奔东西以后，也不会再和他相遇。她还有其他的心事。可是，事情却不这么简单，一个危险正向她蔓延。这些，她现在当然还不知道，她的思绪已经回到了过去。同时我们也需要说明一下，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会单独一个人坐在英国的航班上，从伦敦飞往汉堡。理由是很让人伤心的。过去的几个月里，发生了很多足以让丝汀哭泣和难过的事情。但所有这些都已经被逐渐习以为常。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不会理解的，但丝汀却可以对任何人说，伤心和痛苦是可以习惯的。习惯虽然不会改善什么，但苦难和忧愁却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变成理所当然的事情，甚至可能让人停止与其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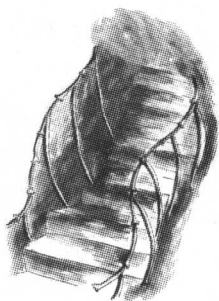
就在丝汀胡思乱想的时候，坐在她两排后的一个男人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紧握一把尖刀，打算见机结束她的生命。此时的丝汀正望着窗外。几分钟前，机长通过扩音器说，飞机正飞越荷兰的上空，但丝汀却看不到风车和郁金香田野。飞机下面是一片松软的棉絮；很美，但也很单调。空姐说，汉堡的天空可能也是如此。丝汀对此并不失望。她没有激动，尽管她本应激动才对——她毕竟是多年以后再次踏上回家的旅程，去见她最后一个还活在世上的亲人。

严格地说，她并没有家，没有真正的家。

丝汀——这不是她真正的名字，她本来叫安娜-玛丽娅，或者按照她妈妈的叫法是安妮-玛丽。她出生在这个国家的一个小地方，汉堡附近的一个什么城镇。她已经记不得了，但却看到过照片，妈妈也给她讲述过，每讲到她的过去和美好的时光，丝汀总是忘不了妈妈眼里闪烁的幸福光芒。

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她五岁时，爸爸就离开了人世，一年以后，丝汀的妈妈带着女儿回到了她的祖国——英国。从这时起，她们的生活就陷入了一个缓慢但持续下滑的旋涡之中。

丝汀在开始时并没有太在意这些——就像她没有在意两排后面那个男人，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正费力地在中间过道向前走一样——因为她还很小，母亲又尽力避免使丝汀受到更大的伤害。但她逐渐长大了，逐渐了解了她们母女的处境。她们先是必须从刚来英国时居住的大房子里搬出去，换一套





小一点儿的房子，然后是更小一点儿的，最后是很小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不仅在经济上每况愈下，而且她妈妈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她一次又一次失业，不得不接受收入很低的工作。但劳动强度却越来越大，身体和精神都越来越糟。最后一年妈妈经常跟她吵架。丝汀甚至都想过从家里出走。她很久以后才发现，妈妈所以如此，一切都是为她操心所致，而且一种无名的痛苦和恐惧始终笼罩着妈妈的心头。四个月之前，妈妈突然离开了人世，完全出乎丝汀的意料，但对妈妈来说，这一切却是预料之中。她已经患病很久了。丝汀后悔之极，严厉谴责自己，为什么要在最后几个月里老是和妈妈吵嘴。

她身后出现了骚动，她回过头往后看了一眼。一个大约五十岁左右的彪形大汉，灰白头发，满脸怒气，右手插在外衣口袋里，想挤进丝汀身后那排座位中去，尽管这里已经坐满了乘客。这个尝试理所当然地引起其他乘客的不满，一名空姐也皱起眉头望着这个方向，但这一切都不能改变他的行动。他挪动着小步斜身挤到靠近舷窗坐着的丝汀身后。当丝汀在一瞬间和他的目光相遇时，她立即本能地把头转了回来，因为她看到了一双极度愤怒的目光。那目光深深刺进她的内心，她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她又把身体转向前面，重新陷入回忆之中。妈妈死后，各种不同的机构照料了她，最后是一位来自慈善机构的和蔼可亲的夫人为她做了最后安排，但这将给丝汀——或者是安妮-玛丽——带来一生的厄运。她很可能被送进孤儿院，或被一个家庭收养，如果……

是啊，如果没有那封信。

那是一封奇特的信，丝汀不仅完全意外地收到了它，而且其中还包含了不少她无法理解的内容。她已经读了差不多五十遍，却仍不能理解其中的含义。

她的身后突然响起了愤怒的喊声，但并没引起丝汀的注意。她仍然沉浸在她的思绪之中。这封信是妈妈大约在死前一年写的，存放在伦敦一个公证人那里，妈妈指示要在丝汀生日之前两周交给她。信中不仅附有一张对丝汀来说数额巨大的支票，而且还有一张丝汀正在乘坐的航班的机票和在德国的一个地址，信中让丝汀去那里投靠她最后一个尚活在世上的亲人：一个她三天前还从未听说过的外公。信中还写了一个故事，是如此神奇，使她……

一个影子罩在了她的头上。她身后响起了多声部的惊叫，然后，一把锋利的尖刀从她脸前掠过，它是那么的近，她甚至感到了一股凉风在脸前掠过，尖刀不仅划破了她面颊左侧的座椅靠背，同时也打断了她对妈妈和那封怪信的追思。

丝汀吓得尖叫起来，试图向旁边躲去，但座位实在太窄，几乎没有什么活动余地。她的右肩紧靠舷窗，另一边是一个很胖的男人，很勉强才挤进自己的座位。他也在喊叫，瞪着圆圆的眼睛盯着那把刚才只差半掌就刺中了他的尖刀。



这一切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又是如此的缓慢，就像时间突然停滞，每一秒钟都拖向永恒。身后的喊声，变成了响亮的合唱，她听到激烈的响动，好像在进行一场搏斗。她从眼角里看到两名空姐急促赶来，这时她抬起头，把目光直接对向那个攻击她的男子的面孔。他弯着腰试图越过丝汀座椅的靠背，伸出左手想把刺进靠背的尖刀拔出来，同时另一只手恶狠狠地抓向丝汀的头发。但他抓歪了。他的指甲划过丝汀的面颊，丝汀感到一阵灼痛。直到这时，丝汀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她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男人，想要杀死她！这个想法使她再次尖叫起来。她向右歪去，额角猛撞到了舷窗上。

那个男人这时已经从被刺破的座椅靠背上拔出了尖刀，正想再次进行更准确的攻击。丝汀知道，他肯定会命中。她完全被夹在舷窗和座位中间，动弹不得，连头都无法转动，更何况是逃脱！

但坐在她旁边的那个胖子的镇静却救了她。他用双手去抓那个人的胳膊以及已经贴近丝汀喉咙的那把尖刀，使劲向后一拉。攻击者发出一声低沉的怒吼，用胳膊肘用力打在了胖子的脸上，胖子疼得再次吼叫起来。刀刃距离丝汀是如此的近，她的头发已被割断了几根。她继续扭曲着身体，一不小心用膝盖顶着了胖子流血的鼻子。他喊叫着，但声音被淹没在一片混乱之中。客舱中开始骚动，不少人从座位上跳起，赶了过来，但在狭窄的飞机里只能相互掣肘。

丝汀翻转身体，头朝下爬到了过道上。她翻过身来，用手支撑着半站起来，可是，她这时所看到的一切，却使她惊惧的心脏几乎从胸膛里跳了出来。那个男人也爬了出来。他的脸变得扭曲了，他的目光就像是一个狂人。他的眼睛里冒出了一股杀气，丝汀的心顿时变得冰冷，因为这个杀人狂显然是冲着她来的，这个想法彻底打碎了丝汀原本还有的惟一的希望：她本以为这个人是发疯才做出这样的举动。看来不是这样。他眼睛里燃烧的炽红的怒火，完全是针对她的。

当攻击者再次举起尖刀向她冲来时，她赶紧站起身奔跑——一下子就撞到了空姐的身上。年轻的空姐抓住丝汀的肩膀把她扶住。



“噢，上帝呀！”她惊叫着，“这是怎么啦？什么——？”

“快放开我！”丝汀喊道。她用全力挣扎，至少抽出了一只胳膊，转过身来。

那个男人这时也来到了中间过道。有四五个男乘客从后面赶来想制服他，但那个人死命反抗，像疯子一样毫无顾忌。他的尖刀在空中闪着银光，把赶来的几个人也逼了回去，惟一个还敢于向他冲来的男人，被他一脚踢倒在地上。然后，他转过身来，迈着缓慢但坚定的步伐向丝汀走去。刀尖直指丝汀，杀人狂的眼睛里冒着烈火。

“快把刀放下！”空姐说，“您难道发疯了？快把刀子放下！”

那个男人果然对空姐的话有了反应——他突然跳了起来，挥舞起尖刀。这时丝汀的脑子里突然闪现了一个疑问：他根本就不应该有这把刀子呀，带着这把刀子，他根本就过不了机场的安检。

但这把不该有的刀子，确实就在她眼前，带着致命的准确性，就像死神的镰刀，向她的喉咙割来。丝汀在最后一瞬蹲下身子。刀尖在她头顶掠过。丝汀听到了空姐的喊叫，她继续往下蹲，用双手向攻击者的胸口推去。

那个人和她同时叫了起来。那个人趑趄地向后退了一步，正好躺在刚好赶上来的两个男乘客的怀中。丝汀在惊吓中呻吟着，巡视四周，想寻找一条逃路。

但逃路是没有的。她的身后拥挤着至少十几个乘客，在那里惊恐地——也有些好奇地——观看着事件的发生，还有那个空姐，这时正呻吟着跪在地上，用手使劲按住肩膀上被尖刀刺破的伤口。另一面，就是那个狂人，看来不必费多少力气他就能从抱住他的那两个男人手中挣脱出来。她面前惟一的出路，就是空着的那第十三排座位——一侧是两个座位，靠近舷窗，另一侧是三个座位，其中的一个坐着那个陌生的影子人。

她果断地朝着有两个座位的一边迈了一步，也就是飞机的左侧。这一步，她也就最多能够赢得两秒钟的时间，可她哪里还有其他的选择呢？

那个攻击者看来是下定决心要杀死丝汀了，即使拼掉性命也在所不惜。他举着尖刀逼退了所有赶过来的人，他距离丝汀越来越近。丝汀一直退到了舷窗，已经无法再退了。她要死了，就在这里，就是现在，但却不知道为什么。“可是，这是为什么呢？”她喃喃地说。眼泪从脸上流下，但她自己却没有察觉。“我……我没有对您做过什么呀！”

她真的没有想到——可那个人确实停住了脚步。就在这一瞬间，他的眼睛里出现了一种表情，似乎他刚刚从梦中醒来，在问自己：他在哪里？到底想干什么？然后，他眼中的凶光又燃烧起来，越来越烈。他又举起了尖刀。

“你必须得死！”他嘶声说，“必须是这样……否则一切都完了。”

他向座位里面又迈了一步，就在这一刻，坐在过道另一侧的那个影子人站了起来。

“住手！”

持刀的男子一下子僵在了那里，脸上出现了巨大的惊惧。然后，他把身体转向右侧舷窗旁的影子人，目光中的惊惧突然变成了恐惧。

“不！”他喃喃地说。“这……这不可能。不可能是你……不！”

丝汀看到了一线生机。持刀男子迟疑了一秒钟，或许这已经足够了。丝汀尽力一跳，越过座椅的靠背，翻到了后面一排的座位上，不巧正落在一个人的腿上——正是那个胖子，他流着血的鼻子再次碰到了丝汀的膝盖。攻击者察觉到了这个变化，再次举起了尖刀。

“不要动她！你不能伤害她！这不是你的领域！”

丝汀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听到了这些话。她似乎只是感觉到了影子人的这些话语。那个狂人显然也听到了，但却没有做出什么反应。他举起胳膊，想用力把尖刀抛出去，就在这一瞬间，影子人举起了手，一道黑色闪电突然从手指中射出，把持刀人缠裹了起来。

持刀人的身体在这一瞬间似乎闪烁起来，就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幻影，或者被一阵风吹散的烟雾。他大叫一声，那把尖刀从他的手中飞出，在空中旋转着，然后突然不见了踪影。似乎是吃掉尖刀的那股无形的力量也抓住了他。开始时，他好像失去了脚下的根基，失重地飘浮在空中，然后在高处被撕碎，蒸发掉了。他的喊声持续了半秒钟，同样也消失在空气当中。

但这并不是说，一切都变得安静了。恰恰相反——丝汀这时又听到了哗啦哗啦的声音，还有一个激烈的声音在呼喊什么，但她没有听懂。她急促地转过身去，有些内疚地望着那个胖男人的面孔，他的鼻子还在流着鲜血，周围还有几双愤怒的眼睛在看着她。她爬下胖子的腿，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请您原谅！”她说，“我并不想对您……”

胖子气冲冲地打断她的话：“你不想什么？”他厉声说，“难道你疯了吗？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你的父母在哪儿？”

丝汀无助地盯看了他一眼。

“可是，我……”

“你什么，你什么！”胖子喊了起来，“看看你都惹了什么祸！”他抱怨地指





着他腿上乱七八糟一堆碎餐具和剩余的饭菜,但丝汀却不关心这些。

“可是,那个人……那个人到哪儿去了?”她喃喃地说。

“哪个人?”胖子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鼻子里还在流血。

“拿着尖刀的那个人!”丝汀回答,“他想……想杀我。”

最后两个字她说得声音很小。这里肯定有什么不对劲。她在回答胖子的时候,同时转过身去,但她所看到的一切,确实使她在一瞬间开始怀疑自己的理智了。

她现在看到的,同她几分钟以前所经历的已经截然不同。刚刚在中间过道的两边还都站满了人。现在过道却几乎是空的。她身后的一排座位上,有几个人站起来疑惑地看着她——但却丝毫没有惊恐的表情——一名空姐正向着她急奔过来。丝汀一看到她的脸,就立即认出了她。她就是刚才赶来救自己的年轻空姐,而且还挨了攻击者一刀。但她的肩膀并没有受伤。连她的衬衫也没有破痕,尽管刚才还沾满了血污。

“想杀你的那个人?”胖子嘟囔着,尽管丝汀刚才的声音很小,显然他是听懂了这句话,“你是说:杀你?你说的是哪个人啊?”

“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声音出自这样一个年轻的女性,显得格外坚定有力,但却不失和气。她一眼就看出了事情的原委,因为她并不等待对她问题的回答,而是立即转身,平静地对其他乘客说:

“各位乘客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事故。”

她又转身朝向胖子:“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她重复刚才的问题。

“您自己都看到了!”胖子不满地说,“这个蠢丫头显然是失去了理智!她突然向我冲来,然后就说有什么人要杀死她!”

胖子气愤地指了指丝汀,丝汀越来越困惑,但她还是自动地奋起为自己辩护:“可是,您刚才都亲眼看到的呀!您肯定看见了他!他还攻击了您!您的鼻子不是还在流血吗!”

“我的鼻子当然流血!”胖子生气地回答,“这不是你用膝盖给碰的吗?你看看这一堆肮脏的垃圾,都是你惹下的祸!”

“请您注意态度!”空姐安抚地举起了手,但仍然微笑着直接转向了丝汀,“好吧,这次你来说一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觉得,你受到了威胁,是吗?”

威胁?丝汀差一点要笑出来。那个狂人用尖刀向她刺来,追得她跑了半个机舱,至少还有两个人也受了伤——当然,这也可以说是威胁。



但她没有把这些都说出来。她虽然完全可以肯定，刚才发生的惊险决不是她的幻觉，但刚刚在她眼前受了伤的这位年轻小姐，现在却安然无恙地站在那里，而刚刚还惊慌失措狂喊乱叫的那些人，现在却都平静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就好像完全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这怎么解释呢？

但她并没有发疯！

“这并不是我的幻觉！”她说——声调里更多的是执拗，而不是自信。

“哈！”胖子喊了一声。

空姐又向胖子抛去一个警告的目光，然后又微笑着转向丝汀，“我们可以安静地好好谈一谈，同意吗？”她向后退了一步，做出一个邀请的姿态。她又转向胖子，补充说：“我马上就来，把这里清理干净。”

“这也是我的愿望！”胖子嘟囔着说。他用纸巾继续擦拭流血的鼻子，叹着气把膝盖收回去，好让丝汀从他前面走过。

空姐带着丝汀顺着中间过道走到机舱的最后一排座位，这里还都空着，可能是为了在特殊情况下应急使用。丝汀没有做出什么反抗，尽管她已清楚地感觉到周围那些好奇而幸灾乐祸的目光。但如果剩下的飞行时间，不再坐到胖子的身边，她觉得也很好。

“说吧。”她们坐下以后，空姐和气地开始了谈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给我讲一讲好吗？”

丝汀有些犹豫。她感觉得到，空姐的问话是真诚的，是可以信任的，但是……对那个狂人和他手中那把尖刀，以及一切与他有关的事情，似乎已经在乘客的记忆中完全消失了。

“你不想说吗？”空姐问。

“想，”丝汀急促地回答。“只不过……”她再次犹豫了，疑惑地看了一眼坐在身边的年轻女人。突然她也觉得自己的故事完全是荒唐的了。但她还是克服了自己的犹豫，向空姐讲述了所发生的一切。或者更准确地说：她确信还记得的一切。

空姐耐心地听着，一次都没有打断她的话，只是有几次皱起了眉头，当丝汀讲到那个狂人用刀刺伤空姐自己的时候，她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肩头。丝汀觉得这确实很奇怪，她并没有讲刀刺到了什么部位。

“这真是……真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丝汀讲完后，空姐说。

“您完全可以说，”丝汀说，“您觉得这都是些疯话，是不是？”

空姐脸上的微笑突然变成了一种歉疚，但她仍然摇了摇头说：“说这样的



话要特别谨慎才是，”她说，“但你自己肯定也觉得这有点儿滑稽……有点儿乱套。”

“但这都是实话！”丝汀反驳说。

“或者说，都是你感觉到的实话，”空姐回答。她继续用手抚摩着自己的肩头。“请不要误解我。人们的幻觉有时十分逼真，甚至完全可以肯定确实经历过这些事情。当然，这还远不能说，这个人就是发疯了。”

“是啊，总是有点不正常吧，对不对？”

空姐笑了。“你提到的另一个人……就是救你的那个人。你说他坐在你的前一排？”

丝汀点了点头。

“可是，那里没有人，你看？是一位妇女和她的两个孩子。”

丝汀向前看了一眼，就知道空姐犯了一个错误。“她们坐在第十二排。”丝汀说。

“而你坐在第十四排，是吧？”

“可那个男人坐在第……”

她无法再说下去。她从这里也可以看到那个仍在擦鼻血的胖子，不时还向她这个方向抛来一个抱怨的目光。他坐在第十四排，就在那名妇女和两个孩子的后面。

丝汀睁圆了眼睛，看到了座位上的牌号：十二排和十四排。

“在这架飞机上没有第十三排。”空姐和蔼地说，“任何飞机上都没有，你知道吗？你肯定听到过一个说法，说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在全世界的客机中都没有第十三排座位。”

同样没有持刀的狂人，把一个女孩赶得满机舱乱跑，丝汀在心里说。

“那就是说……这一切确实是我的幻觉了。”她腼腆地微笑着说。

“可能吧，”空姐回答，“这种事情谁都可能发生。旅行的激动和疲累……”她做了一个手势，“其他更奇怪的事情都发生过，请相信我。”

“哦。”丝汀点了一下头。

“你知道吗？”空姐站了起来。“我先到前面打扫一下，去安抚一下那个老顽童，然后我就回来，我们再谈一谈。好吗？”

丝汀迟疑地点了点头。她还能干什么呢？她还一直百分之百地相信，刚才那个狂人对她的攻击不是她的幻觉，坐在她前排的影子人也不是——然而，她现在所看到的一切，都在否定她刚才的记忆。

一切都是如此现实地发生了，但尽管如此……不，她真是糊涂了。她甚至

不知道,哪种解释对她更有好处:她确实产生了幻觉?还是在这架飞机上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

说是不寻常,其实这是个十分谨慎的表述。

和刚才所许诺的一样,空姐过了一会儿又回来和丝汀继续交谈。年轻的空姐善解人意,不再提起刚才发生的事件,但丝汀却仍然能够感觉得到空姐眼里短暂的带有忧虑的目光,总是在她以为丝汀不注意的时候才抛过来。值得注意的是,空姐仍然不时用手抚摩自己的肩膀。

过了一段时间,响起了一个响亮的钟声,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声音,宣告飞机已经离开飞行高度,准备下降。空姐表示道歉,因为她要去做着陆的准备工作,离开了丝汀,丝汀对此并没有感到有什么遗憾。尽管空姐很和善很友好,但丝汀现在并不需要别人的陪伴,更不想和人说话。她渴望尽快降落,能够离开这架飞机,特别是离开这些认为她发疯的人们。

没有多久,又响起了第二次钟声,同时在乘客上方的闪光屏上出现了要求大家系好安全带的文字。丝汀顺从地系好安全带,但始终看着那个空姐,她正在过道里慢步检查乘客是否都按要求行事。当她走完半程时,驾驶舱的门突然打开,一名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年轻男子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手中握着一张纸条,很快走向空姐。丝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场面引起了她的注意。她仔细观察着。

年轻男子走到空姐身边,给她看了那张纸条,并相当激动地与空姐谈了些什么。使丝汀感到不安的是,他们几次朝她的方向抛来目光,而且目光中明显带有忧虑的成分。年轻男子的脸上甚至出现了疑惑的神情。他们在说她,这是毫无疑问的。过了一会儿,年轻男子回到驾驶舱,空姐坐到丝汀的身边,自己也系上了安全带。

“出了什么事吗?”丝汀故意用随便的语气问道。

空姐的回答更增强了丝汀的怀疑,因为她马上就意识到丝汀在想什么:“不,不,只是常规事务。”

但情况不是这样。他们两人明显在说她,丝汀对此坚信不移。她不禁问自己,为什么……她没有把问题说出来——她知道,她是不会得到回答的——而是转到另一个方向,看着舷窗外。飞机迅速下降,终于进入了云层。一瞬间外面只有棉絮般的无边无际的白云,就好像有人把飞机用一块巨大的棉絮包裹了起来,然后,它穿过云层,下面出现了一个色彩斑斓的玩具般的世界,四处是方糖块大小的房屋、铅笔般粗细的街道。





丝汀终于感觉到了她期待很久的激动。她毕竟是第一次乘坐飞机,看到世界在她脚下无限的深处,这确实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她在这一刻甚至忘记了那个拿着纸条的年轻男子,忘记了那可怕的遭遇,完全集中到即将到来的着陆。飞机缓慢地接近目标,甚至还绕了一个大圆圈,又用了十来分钟的时间,至少给丝汀增添了被白云遮住的乐趣。

机场的跑道终于出现在眼前,不到五分钟,飞机已经停在了汉堡的现代化机场的航站楼前。大部分乘客匆忙站起身来,似乎第一个走出机舱的人会得到什么奖励。但当丝汀要解开安全带时,空姐却冲她摇了摇头。

“等一等,”她微笑着喊道,“前面的出口,反正要堵塞一段时间。”

她说的无疑是不错的:这时的中间过道已经站满了人,但却几乎一动不动,因为所有乘客都只能从一个狭小的出口离开飞机。尽管如此……虽然出于好意,虽然这个忠告很正确,但还是进一步增加了丝汀的疑心。

“有人接你吗?”空姐突然问道。

丝汀摇摇头。“我有详细的地址。”她说,并告诉空姐外公居住的那个小城市的名字。“我可能得在机场叫一辆出租车。”她又补充了一句。

“是这样。这可能是去那里的惟一办法。”空姐说,“乘坐公交车就复杂多了,你必须耍换乘几次车,很有可能,你会坐错方向,然后你就根本不知道东南西北了。”

她沉默了片刻,然后问道:“你很急吗?”丝汀摇了摇头:“为什么?”

“是这样,我在机场大约还有一个小时的工作要做,然后反正要开车进城。如果你能够等我,我可以带上你。你觉得怎么样?你可以省钱,我们还可以在路上聊天。”

丝汀迟疑了片刻。就像她刚才让丝汀多坐一会儿再出机舱一样,这次的建议依然很合乎情理和友善。但从空姐的眼睛里,她却读出了相反的意图。就好像在这个友善的建议后面,还隐藏着肯定对丝汀不利的东西。尽管如此,她还是点了头。她现在不能对任何一个微笑都表示怀疑,而且,也没有什么合乎逻辑的理由去拒绝这个建议。

“那好,”空姐说,“那就跟我来。我知道如何更快离开这里。”

她们先等最后一名乘客下了飞机,然后她们的速度确实就快多了。她们没有和别人一样站长队,然后再一步一步地通过狭窄的通道向前移动。空姐带着她穿过一道旁门,进入了航站楼机组人员专用地区。

“你看,”空姐笑着说,“现在你还可以看到一些正常旅客永远看不到的东西。这里是只有业内人士才允许进入的秘密领域。”



她又笑了起来，但这句话却使丝汀的背部感到一阵发凉。这些话使她想起了那个影子人说的话：**这不是你的领域**。这当然是巧合。肯定的，这只能是巧合，而且，这个领域也根本就没有什么秘密可言。正相反，这里的一切是如此的简单：空姐带着她穿过一条狭窄的走廊，走廊两侧有不少通往各个小办公室的门。大部分房间都没有窗子，只是点着霓虹灯。空气中传送着低沉的说话声、电脑打字的劈啪声和打印机发出的牙医钻头般的响声。

“这里不是很舒服，我知道。”空姐说，“但不会很久了，我们马上就到。”她摆出一个邀请的姿态，指了指一扇打开着的门，那是另一间办公室。里面只有一张写字台和到处不可缺少的电脑显示器，一把椅子和一个几乎是空着的文件架。没有窗子。“你在这儿等我一下。我还得去办一些纸张官司，但不会很久的。你要喝点什么吗？一杯可乐怎么样？”

丝汀迟疑地点了点头，坐到了房间的一把椅子上。她已经有点后悔没有谢绝空姐的建议，但现在已经太迟了。

“那好，等我……”空姐犹豫了一下，再次回来，熟练地把电脑打开。几秒钟后，屏幕上出现了很多彩色图案。她又聚精会神地在键盘上敲打一阵，然后脸上现出光彩。

“和我想象得一样！”她说，声调里带着凯旋的味道。“虽然这是严格禁止的事，但每人在硬盘的角落里都隐藏着一个这样或那样的电脑游戏。这儿——可以给你消磨时间，等我回来。”

屏幕上不再是一排排的数字，而是一幅颜色刺眼的图像——一个电脑游戏的启动信号。丝汀对电脑没有兴趣，更不要说玩电脑游戏了，但出于礼貌她不好说出来。她笑着表示感谢，空姐终于离开了房间。

丝汀没有去理会电脑，而是开始晃动她的双脚，蹬踏着写字台的桌角。这样，她坐的转椅就开始缓慢地旋转起来，她顺便利用这个机会再仔细观察一番这间办公室：房间相当小，没有窗子，只有那扇她们进来时的门。尽管它的主人在墙上挂了几幅画，并在写字台上摆放了一盆鲜花，但却显得冰冷和不舒服。丝汀问自己，如果每天都在这里办公，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她还从来没有想过她的未来，更没有考虑过她将来有什么样的职业——但她决不会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的。

她一连转了三圈，然后——完全是为了打发时间——终于还是转向了电脑游戏。她还从来没有过自己的电脑，不知道如何去操纵它，但她起码可以读



上面的标题。她看到上面写着的是“13的秘密”。她没有吃惊,觉得这肯定是人们经常议论的一种对抗性游戏。

丝汀笑了笑。又来了——不,千万别再来:当然又是——13。还能是什么呢?

其实,13可以说是她的专有数字;不仅在她的生活中一再出现,而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她的全部生活;包括她的名字。开始时只是爸爸和妈妈间的一句戏言:丝汀^①——安妮-玛丽——出生在一个13日,而且不仅如此,根据医生和护士的一致确认,还是13时13分13秒。她的妈妈住在十三号病房,甚至连在十三天以后把她们送回家的出租车,也是同样的牌照号码。

事情还在继续:她是第十三周时会笑的,第十三个月十三天开始独立迈出第一步,如此等等……数字13像一条红线贯穿在她的生活当中。只要是需要一个数字,或者和数目有关的事情,或者出现某一个对她关键的日期:那总是1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爸爸就开始不叫她安妮-玛丽了,而叫她丝汀,而且一直叫了下去;同样,命运也一再与她过不去,只要有可能,就用13向她发难。丝汀和妈妈早已不再感到奇怪,也不想为此多费脑筋了。只是有时一谈到这个问题,她总是觉得,妈妈对一再出现同一个数字并不感到可笑,甚至恰好相反,觉得是个不吉利的事情。在丝汀的生活中起过最后一次作用的13,确实是不可笑的:她的妈妈死于一个13日。

这是一个苦涩的回忆,丝汀有意识地不再想下去,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显示器上。上面有什么在移动,可她根本就没有触动键盘。

移动的并不是上面那个彩色的图案。引起她注意的是屏幕玻璃上反映出来的倒影。不知是什么在她的身后移动。

丝汀回头看了一眼,发现她身后的第二扇门正打开一道缝隙,她又转回来看显示器,可是——她突然有了一个感觉,好像有人向她的脖颈扔过来一块冰冷的湿毛巾。

第二扇门?哪有第二扇门!

这个房间只有一扇门!

丝汀在这一瞬间惊惧得全身都麻木了。她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试图站起来,却不能动弹。她瞪圆了眼睛凝视着显示器,上面仍然反映着身后的门,正在缓慢地越开越大。她真想立刻跳起来逃跑。

她鼓起了全部勇气,坐着转椅转过身来,强迫自己再次面对后面的墙壁,

^① 原文为英文Thirteen, 13的意思。